



21  
1586  
II





第四十六回

此回自吳神仙後。又是一番結果也。二十九回以上。雖講財。却單講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雖亦講色。却單講財。故王六兒財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內事。接連兩箇人。都在六月。如玉樓以六月娶。瓶兒亦以六月密約。應分明處。却不明。的妙。此處言正月內事。接連自初九日。寫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查其板重。不必分明處。却甚分明。

玳安小正是一部結果。承繼西門員外達之八也。

處以下龜結束衆人却先點小玉玳安之私。并以衆  
了鬟襯春梅之氣骨。總是此回乃結上起下之文也。  
要皮襖。乃月娘金蓮終離之由。却已於此處安根。必  
用皮襖。蓋欲于後文既回顧既死之瓶兒。又掩映方  
張之如意。總收入月娘金蓮文中。再從王六兒處插  
入申二姐。挽合春梅。總欲於此番一關。將衆人都合  
攏來。死者生者。一齊開交。特與翡翠軒四人一合寫  
作映而已。于此處安根。針線之妙。乃在一皮襖與金  
扇明珠一樣章法也。

卜龜兒止月娘玉樓瓶兒三人。而金蓮之結果。則用  
自己說出。明也。是其後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見其  
閒話。又昭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  
用迎春等三人同時一襯。其獨出之致。前程若龜鑑  
文字變動之法。如此。否則一齊小龜。不與神仙之相  
重複刺眼乎。

妙在與神仙是相上之話。移此處不得。此處卜龜是  
賣卜老嫗之話。移彼處不得。

此處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請囚了。不用王六兒。却用賁四嫂。百忙裏又爲賁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詞曰

小市東門欲雪天。眾中依約見神仙。此○時○總○是○伏○線○文字葦黃香網帖。

金蟬飲散黃昏入草上。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

塵哄一街烟。

右調浪淘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

去了。先安一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備

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

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執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傍。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回西門慶說：「他兩箇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他兩箇吃。書童在旁說：「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

一答裡吃罷，敢也拏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以下又恐拂書童意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你是書童總之一人，不敢傷一語，少直必用許多挽回，小人世情如此。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

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到他敢就入聲甘州嫌上瘦損難以  
存活又照音書童却暗為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  
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  
箇會唱雪月風麗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  
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按箏頓喉音唱了一套唱  
完了看七晚來正是

金烏漸上落西山

玉兔看月上盡關

佳人款上來傳報

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圭管費  
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

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繁菓盒各樣餽饌西門慶與  
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  
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烟火西門慶  
餘意吹出  
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大箇樂工擗銅鑼銅鼓在大  
門百吹打吹打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箇  
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  
敢仰視西門慶帶志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  
安兩箇一進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攔擋閑人不  
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  
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士女  
翩翩垂舞調豔山結綵巍峩百大蟲晴雲鳳禁縟香縵  
綉千層籠綺隊閑庭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  
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眾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  
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  
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箇在圍屏後火盆上篩  
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箇當時戲狎又點兩箇  
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錫瓶酒  
倒了那火烘上望上騰起來滿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

只顧嘻笑

西門無家法可笑

被西門慶聽見使下成安兒來問是

誰笑怎的這等灰起

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了大紅遍

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

揚聲罵玉簫道好箇淫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那的不知

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總罷了都還嘻上

哈上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滿死了雪白落人恁一頭

灰寫春梅玉簫見他罵起來說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寫春

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

瓶裡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了處七先是

那日黃四娘子先是又是史筆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

王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果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眾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春梅若玉簫等是那沒見食面的賁四娘子從沒見酒席也開些氣兒來。玉簫等我半箇眼兒看的箇箇兒攬搭的也似不知怕些甚麼。我半箇眼兒看的

上寫春梅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拚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上去。映玉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上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听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没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總慢慢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一絲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



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  
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  
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  
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  
打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  
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悄悄好事近與我所正值  
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眾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  
人口而化甚應佳節又插一筆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  
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又是這裡彈唱飲酒不  
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箇排軍拿  
着兩箇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眾人正在明窗  
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  
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  
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  
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  
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  
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  
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  
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  
上門兒恠人家大節下姊妹間眾位開懷大坐七兒左

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家去。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箇好曲兒，伏侍他。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寫瓶兒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奶上這裡接我，教我收拾鬪闖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箇好的與他。所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娘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鐘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箇。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要七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箇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

該教他拿俺們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七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箇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有心人偏見出玳安道：娘錯許多不是來。惟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箇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去。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缺勤出尖兒，對合裡應好，懶食饕餮，背地瞞官作獎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也。你。家。二。字。奇。絕。哩頭裡，你主子沒使你去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你使你去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留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箇人，了。是。委。實。久。慣。牢。成。半成玳安道：這箇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

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鬧着和你犯干兒哩  
你這奴才脫脖子倒拘過颺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  
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箇爛羊頭也  
不第吳大娘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  
他又道姐七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  
接過來說道姐七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稱了  
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反也黃狗皮也似的穿  
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  
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玉指  
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映三官桂姐事四分付玳安皮襖在大

櫥裡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  
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門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攬氣  
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  
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  
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  
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  
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  
上正沒好氣說道四箇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  
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  
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聽只見賁四嫂說

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止菜兒也不揀一筋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嚟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時後露風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七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了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他為水戰音他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

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侍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恠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矜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映小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鶯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各各教綉春開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五和玉樓房

中小鴛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竊玉成婚在此處透出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擗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有情語開日便見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

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七腿兒擗七火兒着又要使人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箇就接着唾舌親嘴此處爲竊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抱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省却凡多文字却一語皆出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遞了

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  
那○箇○鑰○匙○娘○樹○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此處又省學史公者干此處當  
細○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了○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  
讀○故○意○在○激○不○切○十○分○滿○足○明○使○賁○四○家○主○讀○  
教○使○我○及○開○了○樹○裡○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報○怨○道○  
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急○瘟○死○鬼○小○奶○兒○們○把○人○  
魂○也○走○出○了○如○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  
屋○裡○只○恠○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樹○裡○尋○沒○有○皮○  
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夫○樹○裡○到○後○邊○  
三○字○妙○絕○史○公○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手○搗○昏○了○皮○襖○在○  
這○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夫○姐○皮○襖○都○  
交○付○與○玳○安○琴○童○兩○箇○拿○到○吳○大○姑○子○家○月○娘○又○罵○道○賊○  
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集○  
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于○是○打○開○取○  
出○來○吳○大○姑○子○燈○下○規○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  
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  
罷○了○月○娘○道○新○上○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  
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  
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上○看○  
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杜○  
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不○管○月○玉○樓○戲

○此○以○玉○樓○觀○金○蓮○又○是○一○樣○章○法○與○別○不○同○  
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  
是○替○他○穿○上○見○寬○七○大○大○金○蓮○繼○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  
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  
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  
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  
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  
挂○姐○乾○替○別○人○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  
認○了○乾○娘○也○  
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  
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  
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計○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  
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  
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  
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  
那○裡○敬○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  
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  
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  
家○因○叫○過○玳○安○你○送○上○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  
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箇○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  
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  
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



惱桂姐而附銀兒處

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要了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如兩箇口裡說着看。又是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不上門兒，恁人家強把月娘眾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籠，擺設酒菓，有兩箇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眾人飲酒，將關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賁四家請客故也分付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梅春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纔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嗟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麼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

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厮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昏搶了不知道姐點出不悅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上的道恠小淫婦兒如何狗撻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映出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劝道姐上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听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箇繼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

不知

是四房內住者黃四娘子走出來厮見陳敬濟和黃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烟火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沒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黃四嫂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

語一沒  
言語

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

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繼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

桂兒可恨又典

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

道我的奶奶恁四箇小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

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

○○○○○見○凡○

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

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

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已有開筆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

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箇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

門裡首站立見一箇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

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褢正從街上走來月娘

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

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箇頭請問奶奶多大年

紀月娘道你卜箇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

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

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

卦帖見上面畫着一箇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

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

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  
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  
生操持把家做沒箇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  
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  
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銚鑑  
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  
這疾厄官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  
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  
沒有婆子道休恠婆子說兒女官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  
招箇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將結文明 隨你多少也有不

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兒做道士家名

又將看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王樓道你卜箇

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

撒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官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

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二箇男人頭一箇小帽商

旅打扮第二箇穿紅官人第三箇是箇秀才也守着一庫

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是甲子年主甲子

王姐爲衆人之冠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

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好箇性兒你惱那箇人也

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歛

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  
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不還不道你是你  
心地好了雖有小人拱不動你此是玉樓玉樓笑道剛  
纔爲小厮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  
你看這位奶彼此互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箇女兒  
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俚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  
奶先說後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  
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  
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見到命宮上  
在燈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箇娘子三箇官人頭  
一箇官人穿紅第二箇官人穿綠第三箇穿青懷着箇孩  
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箇青臉擦牙紅髮的鬼  
婆子道這位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  
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  
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  
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  
害亂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  
兩面刀奶你休恠我說你佢好正紅羅只可惜尺頭短  
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  
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

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  
哭聲總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  
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  
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  
都往前頭來了只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  
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你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  
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  
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上的隨他明日街死街  
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出口成語說畢和月娘同  
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算計  
一生都是命安排

終

### 第四十七回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連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  
頭緒寫一苗員外與西門大官人作對兒苗員外以  
刁氏而喪其身况西門以如許妖孽隨其左右雖  
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死于來旺來爵之手者有幸  
有不幸耳

刁氏苗員外妾也且可以殺身况非已所有而據之  
乎  
寫陳三翁人之惡襯起苗青寫苗青之惡又襯起西  
門慶也然則寫王六兒夏提刑等無非襯西門慶也

西門慶之惡十分滿足，則蔡太師之惡不言而喻矣。一路寫樂三嫂、王六兒、玳安兒、樂三、西門慶、夏提刑、平安書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時忙上碌上，俱為一死囚之苗青呼來唱去的使喚，甚矣財之可畏如此。苗員外以財亡身，西門不以此為鑒戒，而尚貪其逆奴之賂，豈不計及來保等之觀望乎。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班

詩曰

懷壁身堪罪。

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斬定遺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連箭。

為汝謝聯成。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

比○六○兒○如○等○者○也

與才七兒原是相好，故出身便該。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

細為側室，寵愛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

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

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

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

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

員外左眼腫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

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

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

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才氏亭前，語不意天秀卒至，看

見不由分說，打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

親隣再三勸，留得免。西門不死來，狂手亦幸矣。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

天秀表兄苗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

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

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三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

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

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

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

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

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為善。天秀不聽，反加且



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邀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有囊裡兼有胸中，乃功名不得，此去表見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但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七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屢也。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梢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當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至日前被貴之仇，一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梢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精愛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梢子密匙商量，說道：「我家生皮廂中，」

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入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用苗青叫妙那苗青故意連呼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時下月中特走何處人慌確有此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吃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艙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艙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

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簪笠身披短簑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

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  
不說報央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  
回得家去愿隨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  
我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遂  
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  
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  
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  
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  
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証証不接狀子又告  
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

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  
只把陳二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翁見安童在旁  
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  
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  
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  
來衙門中間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伴事兒報  
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暫七躲在經紀樂三家這  
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  
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里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  
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

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三字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

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

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

家說上這苗青听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

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

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

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的一層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

下单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

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

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

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

四兩箇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

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你要把事輕

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

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

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

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又王六兒笑道惟油嘴鬼要

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

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

子不差當面先斷過後嚙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

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參問却怎的回  
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玳安只吃了一  
既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友累你說是我這里等着哩  
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夜出來在廂  
房升坐的這玳安慢上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婦叫  
住小的要請參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參說西門慶說  
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  
官去了脉冷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由  
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  
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上宿殺來家老婆買了許多

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兒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  
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了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  
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參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  
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  
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  
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乱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  
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參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  
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  
怕參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  
同兒兩個一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上先把苗青

揭拈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七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友望老爹怎的蔣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下論事之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擄在河裡畱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厮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証着

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札交付與他人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喃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儀級

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纏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  
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  
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  
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  
六兒拿札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  
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禮來令人當下  
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  
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  
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  
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搬撥貨物出

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  
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  
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  
口猪約掌燈已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  
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纏罷玳  
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  
金蓮調婿非此捲棚內乎報應何貨差來  
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總上來拾至當面苗青  
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  
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  
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奇絕是銀子說話你若出官也有老大

一個罪名既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祀我若不受你的  
你也不放心。銀子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  
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苗青  
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  
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  
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曾。銀子苗青道小的外邊  
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  
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  
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一絲  
一路苗氏放債已完至西門一死即有代討者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七如喪家之狗

急七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  
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  
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  
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所上敘禮請人捲棚內寬  
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  
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與兩個小廝  
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鴨鵝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  
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  
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



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  
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  
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  
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  
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  
天秀屍首歸結未還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  
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該  
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还把  
禮物兩家平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  
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賸的迂漏了盛情

感激不盡

寫盡明好

實爲多

愧

又領了

幾盃酒

方纔告辭

起

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  
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  
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  
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控  
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  
可監中提出陳三翁入審問情繇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  
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  
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  
漏邀截客旅蓄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

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有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纏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腔骨皆碎，殺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贖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贖貨申詳東平府。府尹明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登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照

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八回

平揮曾公一人特爲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面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爲何如也。寫王六兒得銀。如面寫夏提刑得財。又好西至寫西門得多金。而不以爲意。又觀西門平素之財也。此回上墳。爲西門傳中。一大總看。看他描寫男客。如許如許。又描寫堂客。如許如許。又寫姬妾。如許如許。特特爲情。明節。寡婦。不根種也。

內于西門祭祖文中。偏又夾寫金蓮敬濟一段文字。

忙中間筆已屢言矣。然未加有此段文字。麗極看。他于本章後接寫七件事。一邪。一正。特特別人。眼中分亦令人髮指也。求保探事亦可為能矣。不知持為後文背主負恩。一回內勢敗奴欺主五字。預先下轉語。見勢未敗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難測。有如此也。寫西門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寫弄私情是傍文。又是正文。挑者兆也。挑也。總是隨處伏一挑剔。至花園之調方不突然也。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驚然一點心驚。却把那人牽掛。向東風淚洒。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大。大那冤家。既是無情。法回頭看怎麼。

妙語解頤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拜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听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荀姓會雙名孝序。會者爭也。序即天敘有典。之敘蓋作者為世所厄。不能自全其孝。乃都御史曾布之。故抑鬱憤懣。不過欲此一孝之序也。

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此書竟有這  
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  
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  
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  
時只所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所頭面牌  
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其如察  
出來告都有按井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是百  
姓戶婚田上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  
雲怕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  
麼的道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七呎呈上只所公座

上會御史叫接上來跪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  
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俟忽

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  
報瑤章開軸敬函捧誦之間面神道恍惚儼然長安對  
面時也。誰合之數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問德音知年  
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  
霜貞操砥礪其心耿上在廊廟歷歷在土論今茲出巡  
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

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必着此句。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訖幸察不宜。仲春望後一日。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

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閑防差人責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蓋云抵死擯也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不如不糊突要錢矣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鐵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

死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  
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  
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  
而來漂人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慈悲受累煞強如水秀才之慈悲  
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  
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錄分說先把長  
老一籬兩椽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  
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  
道是此僧謀死屍必示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此念方又  
說于碍人衆此有可解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

女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  
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干  
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  
提出陳三翁入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  
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人院  
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汚吏駐官監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靈肅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三首兩  
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換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閉一夜沒的

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鑽，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兩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暴發人確有如此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職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為西門慶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壓

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屋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一連三箇不如窮得窮兒暴發，徹骨皆見，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抬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如此用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苗青之錢如此用西門慶因坎上新蓋山子，捲們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坊



祭祖大力一總注下如建瓶水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坡

門砌的明堂神路亦是暴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

蓋成坡峯清明日上坡要更換錦衣牌扁創掉此數句預

宰猪羊定桌面為後清明對照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

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粉戲的一行

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一行唱的是李桂姐吳銀

兒韓玉釧董嬌兒一行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尸吳女男

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駁計韓道國

理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男客有名有

清明節止有大男一人耳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尸娘

子朱臺官如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娘子二娘子楊婦娘潘

姥花大娘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

妻段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且大娘子一人此并家

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

姐本家七人後清明節止樓月兩人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

着官哥兒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裏外也有二

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

往坡上去罷一來还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

額門还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坡上路遠只怕唬着他依

着我不要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

第一奇書 四十八回

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出點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礙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遙望中當中有道景象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寫來便活是一墳塋，又確是新發之家，故妙。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插

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繼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謊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又一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謊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謊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攬掖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

堂客

四箇小優兒在

前廳官客席前彈唱

官客

四箇唱的輪番遞酒

官客

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

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錦與後玳安厨下生火迥然

不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

與後小玉如意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

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抵鏡粧臺

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

乾淨懸挂的書畫琴棋瀟灑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

在那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

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

花兒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

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

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

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

打起鑼鼓來說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子是一面解

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

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問孩子頑耍

便也問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

端開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上、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  
 把孩子就撲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  
 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还說  
 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听了恐怕奶子瞧見便戲發訕  
 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  
 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  
 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見人身上穿着恁单衣  
 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見今後惹着我只  
 是一味打今後如意兒見他頑的誚連忙把官哥兒接過  
 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还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柄

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將奈花起

敬一段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边來

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管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  
 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但見

意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好色之徒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三  
 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了然後纔把堂客  
 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與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  
 然後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  
 名批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

抱着哥兒用根綆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  
童兒來叫他跟隨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  
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  
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回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  
迎門就稟說。文守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  
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  
听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西門  
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  
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  
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坡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後  
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  
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  
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  
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  
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  
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  
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  
那里說話。左右都個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  
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  
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

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大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

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察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翦茸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

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欢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耻跡顯著。將西門罪案畧總一二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可居住在者也。伏望

聖明垂听。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七相觀，默七不言。夏提刑道：「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七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石關粧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箇，早催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

我那等說，还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灘  
負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為甚麼來不叫他娘  
兒兩個走？只像那裏捏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  
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  
巡按叅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  
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  
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  
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  
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  
薄荷灯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不哭。

吐奶了，只是身上熱，还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  
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還和一個師  
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  
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  
打听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  
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  
轎子裏唬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贈桃時如  
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上的又沒碓着他娘  
叫面童兒來跟着轎子，他还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  
七八到家門首，我只查他打了箇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



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備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叅本，还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还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对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裡差人再拿帖兒，分付兵部、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聚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所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

所請治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曾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自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三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况他的叅本还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裏再拿帖兒，分付兵部、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大本事，也無妨。」西門慶听了，方纔心中

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去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  
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  
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  
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總到了曾公未免疎累且又遲緩然正是文字頃挫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  
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  
這件事又打听得兩樁好事來用筆真有龍跳虎脫之勢看來總不由人報爹  
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大師老爺新運條陳  
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  
題准事劍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蓋各府州郡縣設立義

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  
引文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  
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如今  
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塩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  
慶所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  
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  
字樣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听  
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  
又映敬濟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七  
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着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思  
見竭憑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日罷科舉取士悉錄學校陞貢

二日罷講議財利司

三日更監鈔法

四日制錢法

五日行結糶俵糶之法

西門慶听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  
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監不日往此經道心中不勝欣

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

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

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此回敘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閒中點綴董嬌兒。又爲杜兒銀兒等一襯也。

玉皇廟諸人出身也。故瓶兒以玉皇廟邀子虛上會時。出金蓮以玉皇廟元壇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來送玉皇廟會分月娘叫大了頭時出。然則三人俱發源于玉皇廟也。至于永福寺。金蓮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于其內。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討結。果獨于瓶兒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于此回

內已爲癩兒結果于永福之因矣。何則。癩兒病以梵僧藥上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則癩兒獨早結于永福寺矣。故玉皇廟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結。後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上以現身二字讀之。方知其筆之妙也。

施藥必現身者。見西門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体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十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爲隨他。

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小人自以爲如此一面在所上放桌

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

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

言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大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

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

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

糶俵糴之法不可行常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

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至那言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

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

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來盤就是學上蔡攸之婦兄也太

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嚴煉成獄將孝序除名

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

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

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

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

巡按朱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曾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

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

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

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

蔡御史船上拜見備言進請茶飲之事蔡御史道我知

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題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進接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撫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

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而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道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一路問答真不見一毫畏怯。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而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盜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

都令散了，只用幾箇藍旗清道官，更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開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開中熱氣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灰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綉一

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鮮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庸子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有東道焉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籥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遙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



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  
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于兩金銀  
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  
听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  
傍邊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  
道年兄还坐坐學生还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拿身西  
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  
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鐺  
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  
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筋蔡御史的也是一

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  
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知道我  
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  
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宋御史  
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  
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餘容啣報不忘也  
比會公因向蔡御史道年兄还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  
起身西門慶还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  
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候  
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

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總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蹊蹊如面是道不着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同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

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即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

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  
鹽朱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  
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  
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  
叫海塩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听  
子弟拱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  
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必叫二人  
是不相知  
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邊  
纔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  
向前盪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出子下扶

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  
侍他自然耐荅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  
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  
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所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蔥  
靠南牆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  
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  
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經喬親家爹說  
起着蔡老爹這回關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  
怕明日起身忙了大是  
能事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  
門慶道你跟了來上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

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  
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  
在边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  
鹽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  
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  
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  
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  
我到揚州你等往來察院見我七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  
月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不願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  
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倚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上

畢已有掌灯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衆因  
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  
後边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  
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  
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  
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揮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階墀

時來水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

等愛厚恐使不得喜極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筆將端溪硯研的墨濃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兩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酒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描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媚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徽仙蔡御史一聞徽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通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通與西門慶一杯

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姑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時半頭月色。終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在下立飲一杯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當與韓余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七非斯文骨肉讀書等事會以二字許人守何以至

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辱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厨役跟了衙門外承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

安收下家活來又計了一壺好茶在花園裏去與蔡老爹  
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  
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畫着  
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  
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這薇仙號于是燈下  
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他月上浸窻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  
安與他家人亦明問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

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拿  
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  
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  
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晉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  
西門慶出來在所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  
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  
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仍  
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儂有片紙到學  
生無不奉行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  
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與兒與厨役早已安排

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輪，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提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說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到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冷案已結，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鹽引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這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便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



原是周秀老爹蓋造伏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福  
寺葬金蓮却先死西門與瓶兒是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  
王皇甫執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又伏  
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  
寫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  
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  
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撓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  
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  
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衣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  
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  
緣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撻搜

有生的豹頭四眼着色若紫肝着戴了雞籠兒着穿一  
領肉紅直裰着頰下髭鬚亂着頭上有一溜光簷着就  
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着在禪床上旋  
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着鼻孔中流下  
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  
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  
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  
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  
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象伸了伸腰象睜開一隻眼  
象跳將起來象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象粗聲應道

萬言人物此僧。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獨頭然寫出。西域天竺國密松林。着齊腰峯。着寒庭寺下來的梵僧。着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僧道。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梵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柱着。背上他的皮搭襖。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馱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我就來。梵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驢。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

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問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起手試藥之人。故着他生日。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土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

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边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向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梵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边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撿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脚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搥扇子。妙景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

這我秃因來好送路兒、從門外手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梵僧真有此板量為下蝴蝶、爹交催馱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巷作引也難為我這兩條腿了。妙語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穰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着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按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鬚織抹、綠珠簾。象甚地下

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子象甚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狠象甚桌子上安着繚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又象甚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交奇更象甚兩邊掛的画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還象甚麼水滸中人正是所云一片烏東西也

鼉皮画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吃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

素酒一碟頭魚趣一碟糟脚趣一碟烏皮雞趣一碟舞鱸公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蔥油炒的核桃肉象一碟細切的餛飩樣子肉象一碟肥肥的羊貫腸象一碟光溜溜的滑鰍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甌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象一太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象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捧白酒來象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象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金丹隨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象一碟醃

臘。鵝。脖子。象。又。是。兩。樣。醜。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  
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鱸。魚。翅。與。菜。  
卷。兒。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子。  
眼。兒。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  
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  
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  
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落。褪。肉。取。出。葫。  
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  
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揭。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  
每。次。只。許。用。二。庫。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

脚。上。只。顧。掉。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  
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梵。  
僧。說。

形如雞卵。色如鵝黃。三次者君炮煉。王母  
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觀貴乎玕琅。  
比金豈換。比玉七何償。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  
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  
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月朗夜窓  
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輝。夜接後吾如。散夜硬如鎗。服  
久實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  
體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  
不信。拌飯與貓嗜。三日涇無度。四日熱難  
當。白貓變為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  
冬天水裡藏。若还不解泄。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  
精永不傷。老婦鬢眉蹙。淫婦不可當。有時  
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  
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

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听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久。傳藥須傳  
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  
去。隨緣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  
三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  
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  
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  
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  
服罷。卽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才打問訊謝  
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拾

正按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拄杖桃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第五十回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內卽安一梵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于諸人中先死二人者。見瓶之聲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而于上四十九回插入。却于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閒筆。爲玳安敘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藥起。蓋爲瓶兒伏病死之由。亦爲西門伏死于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

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瓶兒之死伏于試藥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着其持特將博浪鼓一點面後文觀物之哭遙遙相照矣。夫博浪鼓一戲物耳一見而官哥生矣再現而官哥不保矣。至觀物之哭乃一點前數回之金針結穴耳。其細密如此。

此回入一薛姑子見萬卉中有雪來說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此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于梵僧相對也信乎此回文字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請惡皆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子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篇來又爲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已盡情不堪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

湖蝶卷。

詞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衰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心

話說那日本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二名合觀一笑再加之縫。安得不泄。泄入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趣縫安能不妙乎。

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著茶褐袈裟剃的青  
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活口豚腮。活進來與月娘眾人  
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見他鋪骨蒙眼牽班  
做勢口裡咬文嚼字。活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  
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  
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  
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樓  
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  
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見前邊  
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

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  
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  
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  
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  
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  
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  
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  
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  
是前生修來的福。生花之舌大都如此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  
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聖說話不題且

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韓大  
嬪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反過去  
坐坐西門慶得了梵僧藥心裡正要和婦人試驗不想  
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  
平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唱帶着眼  
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  
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  
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  
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  
外送行去總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遇與他道今  
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  
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  
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  
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  
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  
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  
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總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  
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不得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  
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總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

後邊要灯笼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筭帳哩月娘道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白得妙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灯笼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

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灯笼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見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林林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總是極力寫一浪蝶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見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躡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聞你鬪兒你就惱

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傳夥計恐怕濕了帳簿圖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賸刺刺的屣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總吃屣你從前已後把屣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映前報仇帶三分怕事意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

浪學至此死 養的我只一吐草草春意纏漫矣 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

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灯笼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見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開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厨櫃裡拿了一盤上文除波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麩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總吃了甌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子我有句話見說你休惱我○將○疑○是○家○主○六○兒○一○照○為○此○日○回○試○樂○作○映○想家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

第一奇書  
這里又與韓大媽當家到家看對六娘說也不說是  
一書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  
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  
不敢見他去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  
房窺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  
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  
銀托束其根來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  
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升了有一厘半兒安  
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  
跟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

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  
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指說道怪道你要燒酒  
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梵  
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  
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  
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  
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醉斃于枕  
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上只叫大鬚鬚達達淫婦今日  
可死也淫態是六兒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  
要要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

其股而極力擗礪、擗礪的連声响亮、老婆道達達、你好生  
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灯來、照着頭要、  
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  
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活圖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  
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  
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塩去、支出塩來賣了、  
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  
買賣見六日原利財  
而爲此西門亦老婆道、好達七、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  
止、以日動之也、  
着忘人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鋪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  
交黃四且替他賣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黃四看着罷、這

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听了、玳安從後邊來、  
見他所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听他怎的、趁他去  
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衙  
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道里、過看見  
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  
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  
伴當、你在此、所看門、俺們淨七手去、等裡邊、等你往小衙  
衙口、見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巷名分  
明點出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  
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

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  
兩個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灯一口吹滅忘  
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  
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听就去忘八道管家你  
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  
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灯也不點月影中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  
上有兩個帶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  
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玳安道我忒你娘的  
眼醜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声阿嚶裹脚襪子也穿  
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

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恁倒問我是那里人  
剛纔把毛搗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  
衙門裡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為玳安魯長腿向  
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七息怒他外京人不  
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見賽兒出來唱與二位  
叔七听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彩兒紅綠  
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七來夜晚了二字自金蓮來後至今了開  
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几碟都是鴨胥  
盞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接着賽兒  
玳安可謂賽蝴蝶



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  
拏鐘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  
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賓待  
客一家兒吃穿全靠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  
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  
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声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在上五  
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  
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纏

待要唱

妙再唱便  
嚼蠟矣

忽見小伴當來叫二八迎他起身玳安

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單出門來到王六兒家  
西門慶纏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人廚房內問老  
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  
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  
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  
婆道爹好煖酒見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  
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  
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上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  
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日王六兒走到門首

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衆人在裡頭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備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現淫婦身說法者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來向床背閣抽梯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里，金蓮道：他爹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在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

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早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

瓶兒與王六兒起手

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趕到李瓶兒房裡來

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

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

杵如倍寫來使金蓮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

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

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總

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

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被西門慶摸過脖子來

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上兒因把

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吃春藥者第一說的李瓶兒要

不的說道耶嚶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

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

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纏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

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

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

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了頭掇些水來洗上

我睡上也罷西門死瓶兒在此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

那里吃的恁醉上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

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上的也晦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番卜于是吃逼勒不過

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  
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  
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  
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点啫這里二人方纔  
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  
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  
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可  
過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  
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  
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骨刺七然暢美不可言瓶

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  
疼我丢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  
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  
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  
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上文兩番点金蓮以此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  
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閉門睡了  
金蓮自有金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  
蓮之心事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遞與月娘薛姑  
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  
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

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  
事之心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  
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  
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  
娃兒、可可薛爺在那裡、情上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總  
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夾新瓦、泡煉  
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總拿來了、月娘道、只是  
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  
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  
那薛姑子合掌、非言多子、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  
的一担真、一日到賣三担假了、下  
教此輩成佛道  
入下僧尼似水流

